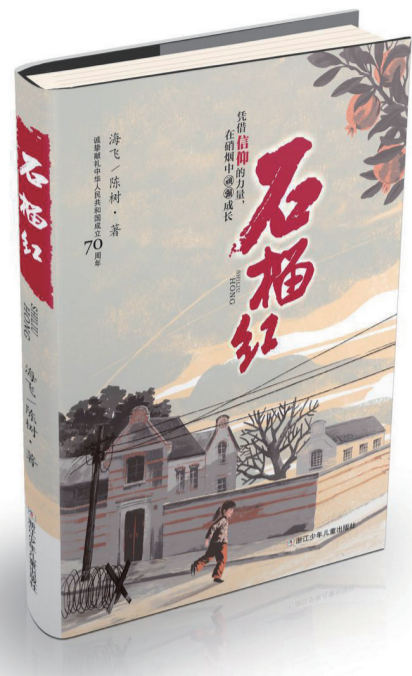




海飞《石榴红》:

于无声处听惊雷

□施战军



“春雷响,惊蛰到”,收到海飞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石榴红》书稿时正值惊蛰节气前后,与书中提及的“惊蛰”遥遥相望,已相隔了微茫苍远的80余年——书中故事的开端,正是伴随着1937年的第一声春雷,它将女孩小欢从甜梦中惊醒,记录下天真稚子满怀着的对春日降临的期盼,却也无形之中将那个时代“万家墨面没蒿莱”之下的暗流,搅动得更加汹涌激荡。1937年,因其所承载的不堪回首的过去,已成为一个富有丰富隐喻、沾染着刀光剑影的年份,而这部选择定位于1937年、即主要以日寇侵华、汪伪当政的上海“孤岛”时期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通过9岁的女孩小欢一声惊呼:“真的打了,春雷!”宣告了一些不言自明的时代况味。

海飞非常擅长将人性的繁杂深植于战争这类大事件,更长于将战争的复杂艰险嫁接于平常物事的细节中。此次他将儿童视角与战争题材相结合,本身就接近于一场文学“跨界”的冒险、一次创作分寸的较量。在通常观念下,儿童往往与弱小、天真、明亮这些词汇相连,而战争这一庞大猛兽却以坚硬、复杂而阴晦的姿态妄图强行介入一切,连成年人都无法完全掌控大局,遑论浮沉于乱世的儿童,唯有以童真视角无言地见证着令白璧蒙尘的罪恶。《石榴红》则挑战以儿童视角、儿童立场回归中华民族蒙难之际的历史现场,主要塑造了主人公小欢这一纯真、坚毅而积极的人格形象。

小欢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更是积极的

参与者,她拥有了自己的“潜伏代号”——石榴,以纯真而坚毅的眼神直面战争的苦难,随守护人江枫乔装打入敌人内部,机灵地周旋于危险边缘。尽管与书中的那些成年人如毫无卧底经验的江枫、随时可能暴露自己的陈芬芳等一样,这注定是一次又一次未必有效的争斗,而正是这种对贡献生命的无惧无畏,才铸就了小欢这一人格及故事本身饱满的生命力。当这些大众

视野下的弱者亦奋力抗争之时,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惊雷般的力量。石榴似火,“石榴”小欢单纯却又拥有异于同龄人的聪慧与成熟,面对常人几乎无法承受的生死离别与重重压力,她哭泣、她忧虑,却依然真诚,依然乐观。在主人公小欢的身上,跃动着源自生命本初至为纯粹的赤子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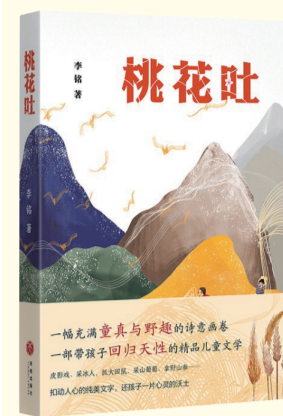
小说故事的讲述方式又与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寻母”紧密相连,这成为小欢行为的最大源动力。战争残忍地剥夺了无数家庭几代同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骨肉分离在当时已不是罕事,只不过小欢的母亲安娜却是以更为主动的牺牲者姿态来放弃小我成全大我,无数个相似的人间悲剧变为浓重悲怆的“这一个”。文中多次出现的,是妈妈安娜教给小欢的《小手掌》歌谣:“我的小手,我的小手,像太阳/爬山坡,爬山坡/哎哟哟/爬到了腰上歇歇脚/爬到了肩上笑一笑/一爬爬到头顶上/到处都是亮堂堂”,到牺牲在即写给小欢的最后一封家书:“请你用你美丽的双眼,代替妈妈翘首企盼黎明到来前的曙光,迎接头顶胜利到来时的暖阳”,前者欢快无邪、童心稚语,后者沉郁顿挫、椎心泣血,实现了从家到国的升华,不变的还是萦绕其中昂扬向上的积极性——如初升的朝阳般的明亮底色始终跳跃于歌谣和家书之中,莹影将逝,信念得存,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所执著的火炬。

海飞生于浙江诸暨,越国故地,这部《石榴红》扑面而来的气息,是他早已熟稔于心的江

南人事:从杭州的富义仓、大运河、灵隐寺,到上海的石库门、秋风渡、城隍庙,灵动熨帖的精致笔致写活了20世纪40年代江浙一带的典型生活。这类江南小调式的诗意生活存续了几百几千年,战争并没有真正地将这一切席卷一空,坚兵利器也无法将所有温热的人心凝为寒冰,因而在小欢的世界中,生活总有一些相逢如柔暖的南风,将自己逐渐成熟的心灵拨弄得仿佛挂在廊檐下的铜制风铃,悦耳而又充满希望。小说家之外的编剧身份,让海飞亦擅长编织悬念与谜团,缜密地缀连史实如钱塘江大桥大轰炸、杭州火车站大轰炸于虚构情节之中,将小说写得犹如剧集般跌宕起伏,人物影像跃动眼前。

海飞曾刊发于《人民文学》上的两部中篇小说《麻雀》和《捕风者》,同样发生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孤岛”时期,战争叙述别具一格,鲜活深入。而《石榴红》这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背景,战争狂风尚未肆虐,阴谋如深海中忽明忽暗的危险光芒,与上述作品有着相似的人物构架与时代背景。但在对抗战主旨“隐”与“显”的精准把控中,《石榴红》则采用了更为柔和低吟的笔调,完全以孩童澄澈透明的视角来展现出离乱与人性,静默深沉,却不失遒劲之力。可以说,海飞的这部“惊蛰之作”带给百姓太多惊喜,那一声更比一声激烈的惊雷曾在1937年以后屡次响彻整个中原大地,并最终吹响集结的胜利号角,也必将在儿童文学题材范畴中激起更为开阔、更加厚重的影响。

■新书快递



《桃花吐》
李铭 著
天地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桃花吐是北方一个依山傍河的小山村,村里有一所小学校,还有美丽的桃花山和桃花河。故事就以桃花吐为背景,围绕着嘎蛋、豌豆、板凳等孩子,以春夏秋冬四季为时间线,将桃花吐孩子们的生活浓缩在一年的故事。作者用清激、细腻同时极富生命张力的文字,通过各个孩子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乡村儿童的真实生活。



《追寻》
徐鲁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徐鲁以现实主义笔触和诗性的语言,讲述了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珍稀动物白鳍豚鲜为人知的生存故事和濒临灭绝的命运,再现了几代科学家献身祖国生态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事业的独特经历与理想精神。小说处处散发着真挚的家国情怀和美丽乡愁,显示了作者在少年小说的现实性和叙事大格局上的用心与追求。

■阅读札记

评韩开春的《水草书》

□张居祥

韩开春的《水草书》,真诚地为我们重述水草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自然更深入的理解,面对水草,韩开春不再像过去一样,急于讲述关于它们的故事。动笔写作前,韩开春只做两件事,一是凝视,二是沉思。凝视使韩开春更准确地透视水草的自然属性,而沉思则让他更全面地洞悉水草生命历程中的人文属性。

一本《水草书》,28篇文章,25种水边植物,以各自不同的美,或温婉、或隽永、或清丽、或秀逸、或质朴、或典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的冲击波,气势磅礴地撞击着作者的心灵。韩开春没有止步于对24种水边植物作科普式的推介,而是以博物学者与人文学者的双重身份来审视并描述水草,正是这种双重身份,韩开春从大自然那里获取了更大的权限。

你看他写美食:“都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茭白同样也是这样,既然有‘美人腿’的雅号,自然就跟美人有了扯不断的联系,茭白能吃并且好吃的并不长,稍不留神就会长老了,它长老的标志是表皮泛青、嫩白的肉里出现黑点,一有黑点便不好吃,就像美人,年老色衰,也会遭人遗弃。蒲菜的吃法很多,或炒或烧或烩,都很相宜,总以清淡为好,吃的它本身的清香味,不宜放酱油。”语言干净,无半点杂质,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吃的是茭白、蒲菜,悟出来的却是人生的哲思。倘不是真懂生活的人,哪能写出柴米油盐里的人生百味?

《水草书》中传主的远祖,大多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比如芦荻,《诗经》中,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蒹葭。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卷起的苇叶猛然间吹出让自己吃了一惊的声响,并在惊讶的同时,发现了乐音?韩开春的那管苇叶喇叭所发出的如同闷雷的声响,似乎就是对先民的回应。水草里隐藏了我们祖先的许多密码,也许我们无法破解,但就如时庄的孩子一样,他们先天地继承先民的文化基因,用或激昂、或悠扬或低沉的“呜呜啊”声向先民致敬的同时,也将这密码以声音的形式发送给未来的人。

然而,我们会将水草以及水草所包蕴的文化完整地交接给后人吗?这正是韩开春的忧思。开春采集的24种水草标本,大多可食用,或为美食,或能救荒。真可谓得水之德,水善利万物,滋养水草,养育人类。水流清澈,水草摇曳,正是水流与水草间的和谐,才造就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生命世界,从过去到现在,生生不息。

可惜,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危机——环境污染,韩开春举重若轻,他没有沉痛地描绘环境危机带来的恶果,而是意在提醒普通的成人读者来关注环境问题,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清楚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环境问题只是人与自然的诸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显然,韩开春是从另一个维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才不必急于一时。深刻的思想,浅浅地说。比如:“据说水葫芦还可以食用,无论做汤还是油炒,味道都不错——像小白菜,我是没有吃过,不知道究竟如何,如果有人想试,可选择没有被污染水域生长的水葫芦来做——这算是友情提醒。”因为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同,韩开春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将深沉的忧思蕴散开来,安放在字里行间,需要读者慢慢体会。在中国,关于环境问题,我们也许要打一场持久战,看来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当孩子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到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生力军时,也许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自然文学作家特里·T·威廉斯在其《心灵的慰藉》中曾如此表达自己的忧虑:“当笔墨派不上用场时,我们怎样与大地沟通,当地球备受蹂躏时,我们又如何表达我们的同情。”随着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乡村中的水草也如夜幕中的晨星日渐遥远。面对陌生的土地,我们如何与之沟通?韩开春用《水草书》作出了回答:只要作家足够真诚,与大地沟通的渠道就永远不会阻断,只要牢记是水以及水草养育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去蹂躏地球。从这个意义来看,《水草书》就是一本密码本,读懂它,我们就等于拿到了与土地沟通的密码。

■短评

童读时代的“双怀”精品

——评谢长华系列小说 □汪玥含

在当下儿童文学写作中,优秀的动物小说作家有很多,比如黑鹤、牧铃、沈石溪等。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传奇色彩很浓,情节节奏非常好;牧铃的故事阳刚而且悲悯,有着“丛林守护神”的美称;黑鹤是一位粗犷而又忧郁的蒙古人,他的小说舒缓而深情。而谢长华的动物小说却拥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谢长华除了写到了中国的动物故事(如《雪牛寨》),还写到了因纽特少年伯特和家人、猎犬、海雕一起狩猎驯鹿的故事,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如《驯鹿苔原》123)。

作者详尽地描述了一个因纽特人的世界,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观念、带着原始色彩的信仰,以及作为美国公民的国家观念和责任心。他写的是二战期间的阿拉斯加苔原地带,是真正的异域风情。既有详尽的苔原地带自然、动物等方面的知识类的细腻描写(比如驯鹿的迁徙规律,因纽特人靠狩猎驯鹿生存,北极狼和人类有互不侵犯的不成约定,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在生物链上的位置),这些文化和民俗,是自然生长在故事主线索骨架上的血和肉,让整部作品呈现得饱满立体。同时,也让该作拥有了超越异域和民族特色之外的普世意义,其中的人与自然、个人与国家,乃至个人价值与永恒的正义,都能有机地勾连起来,朝着世界性的文学主题行进。

其次,他的动物小说中雕刻着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是动物小说,同时更是非常优秀的少年成长小说。试想,少年伯特14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的爸爸、三个叔叔都去参战,他的妈妈和婶婶都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一个人和爷爷面对生存和孤独,祖孙俩北上苔原地带狩猎驯鹿,一路上,跟着爷爷学习各种苔原地貌和动物习性等生存知识,少年伯特在慢慢成长,他们在面对庞大的驯鹿群时,两天两夜没合眼,最终打了20头大驯鹿,爷爷在连夜处理这些驯鹿的过程中溘然长逝。

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他在世间唯一的依靠不在了,他首先是惊恐害怕,然后还要独自埋葬爷爷,把这些驯鹿带回家,还要用善意的谎言隐瞒远在战场上的爸爸和叔叔,这一切让伯特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他在爷爷的耳濡目染之下,勇敢、坚强、充满爱心并且善于动脑,机智地找到了一条运送驯鹿回家的道路。他善待邻里,帮助路上遇到的泰多列大叔以及他的孩子吉星。在第二部中,伯特和泰多列大叔一同面对苔原生态的猛烈变化,并在第三部中和吉星一同重返北方苔原放牧,途中,伯特的爸爸和叔叔都奇迹般地战场上活着回来了,而他的二叔和四叔却阵亡于二战中。在因纽特民歌的贯穿下,《驯鹿3:苔原牧歌》诗意盎然、苍凉而忧伤,伯特终于成长为一个17岁的坚忍不拔、勇敢善良的新一代因纽特人。

作者对伯特成长的每一步内心变化都有详细的描写,同时基本按照伯特的视角来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给一家人带来动荡和痛苦的战争。伯特向身边的长者不断学习,也和同龄人并肩战斗,最终继承和发扬了因纽特人的美德和强大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苔原三部曲中清晰地看到了人类的成长性,可以说,小说用成长致敬大自然,致敬生命的轮回和生生不息。



《雪牛寨》中,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写一头牛犊的神奇身世,还将笔墨伸向了更广阔的生活和日寇逼近、动荡不安的时代,普通百姓要在兵灾人祸、豺狼虎豹的口中求生存,作者在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中赋予了人性基本的良善,12岁的肖五娃和神牛相互依存,象征着对生命的安慰和关怀,极具深刻的人文关怀。

最后,谢长华的小说是时代变革下的荡气回肠的人物史诗,深刻地体现了人物被时代裹挟的命运感,这也是文学创作的使命和价值所在。无论苔原三部曲还是《乱世虎匠》,都是时代变革下的人物史诗。苔原三部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纽特少年的成长史诗,《乱世虎匠》则讲述了末代虎匠的消亡史。其实,一种传统的式微、没落直到最后消逝有很多因素,当一种手艺不再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就会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沉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乱世虎匠》中,作者将这种已经隐没的行当写得荡气回肠、九曲百折。故事非常精彩,悬念四伏,人物命运环环相扣,尤其是在乱世背景之下,小人物唐虎匠为了过上理想的好日子,通过打虎、狩猎,积攒钱财,置办田地、发展家业作为支配其行为的原动力,写得十分真实。这种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生活中典型的想法。唐虎匠所有的出尔反尔、拼搏和纠结,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在进行。他帮一个孩子驱邪,这个孩子却死去了,他后悔自己退出了斧门虎匠,又重新披挂荆棘去见师父想重入师门,是他对“义”的追求;唐虎匠要去绑匪那里赎出儿子,为了减少财产损失而打造假银币,最后怕事情败露主动和群匪搏斗,命丧匪徒手下,是他永远也超脱不了的对“利”的看重。至此,唐虎匠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地站立在了读者的眼前,一个末代行业的小人物的史诗也完满而真实地画上了句号。

现在看来,在文坛上沉寂了十几年的谢长华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在积累、沉淀,厚积薄发的他将满腔的故事喷薄而出,用高品质的作品奉献读者,显示出他的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



《乘着星光回家》
翟英琴 著
希望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这是一部反映新时代农村新貌和少年儿童成长的长篇励志小说。作品讲述了他在学校和亲人的关爱下,渐渐从痛苦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个人特长、学业、品德等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小说通过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典型的环境描写和跌宕起伏的故事,表现了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内心渴望和自强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面貌。



《牧鹤女孩》
曹文芳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初夏的清晨,娟婵意外地得到了一只出生才几天的鹤娃。为了有效保护丹顶鹤,扎龙湿地成立了自然保护区,娟婵陪伴爸爸入驻鹤场。娟婵将一批批丹顶鹤送走、迎来,丹顶鹤成了她生命里重要的牵绊。之后,娟婵去大学里继续学习保护丹顶鹤的知识,学成归来后,她收到湿地保护区的邀请,于是告别年迈的爸爸和深深牵挂的黑水晶,又一次踏上了艰苦的征程……